

貧與士

彭兆良 著者

F 81

P 28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成功叢書發刊旨趣

成功不是倖倖的；失敗不是偶然的。成功有成功的途徑；失敗有失敗的原因。譬如一種新事業，在創造的動機激盪了以後，總是希望其成功的。但是所用的方法，如不適用於此種新事業的進展，結果必遭失敗。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我們發刊這部成功叢書的理由，就是想提出一切事業成功的途徑。成功立業的大英雄，發明機器的大科學家，在他們創造事業的時期，一定不知耗費多少精神、思想，用盡方法去促進他們手創的新事業的成功。但是我們知道，精神不是可以亂用的，思想不是可以亂費的，方法不是可以亂造的。在這一部成功叢書中，便列舉世界上最大成功的人物，從事實上，時代潮流上，以及其他方面，指出他們所以能夠成功的途徑來。

現在這成功叢書出版了，我們盼望牠能夠發生最大的效果！

序

富與貧兩者蓋相比相較，而利害益顯。沒有貧，不見富之可貴，沒有富，又安見貧之窘人？然久甘脂飴，當思藥菴；久貧却祇使知識無用，聰敏可笑，而天才被輕視也。

以上是約翰生評論舍佛其的話意，我取之爲立着本書的綱旨：便是士不當貧。二，三，四段顯的是中西貧士的例；或甘貧，或怨貧，或陷於債，或終以努力克勝。其間略推求文士所以致貧的因由，而思所以挽救的方法。這整個的意在五段結論上明白地表出了。

筆拙，成書後，復讀一遍，自覺汗顏。關於「西儒」方面，取材皆於 *Smiles* 著的 *Thrift*，併此附誌。

十八年六月廿日兆良自記。

目次

第一章 總論

一——一

- 一，士與貧的研究的目的——二，中國貧士概述——三，西方貧士概述——
- 四，夜貓子——五，西班牙貧士的一幕——六，國人對於士與貧的見解——
- 七，見解的批評——八，士不可貧

第二章 中國貧士的生活

一二——三八

- 一，中國貧士的生活——二，安貧派——三，牢騷派——四，寒酸派——五，苦悶派

第三章 西儒與貧的生活——貧之失敗者

三八——五七

- 一，負債爲西儒貧窮的現象——二，奢侈的結果——三，科學家的節制——

四，文藝家貧窮

第四章 續西儒與貧的生活——貧之勝利者……………五七一六九

一，士的貧是利少害多——二，克服貧窮者之例秀姆，斯梯文生，瓦德，列

加特生，洛夫，納邁斯

第五章 今後士與貧的問題——結論……………六九一八二

一，總說——二，謀生與儲蓄——三，謀生的寓言——四，儲蓄——節儉——

！勿舉債——節制嗜欲——勿以小而勿節——五，節儉所獲的快樂

第一章 總論

- 一，士與貧的研究的目的——二，中國貧士概述——三，西方貧士概述——四，夜貓子——五，西班牙貧士的一幕——六，國人對於士與貧的見解——七，見解的批評——八，士不可貧

士與貧這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多少人稱貧與天才有若干相連的關係，在事實上或許真是這樣，但吾未見過其書。我國則有隱逸傳，高士或徵士傳，貧士傳殊少見，研究的專書自然是更難覓見了。但我以為這些書不可少有。作高士傳者，以為他們是些氣節之士，值得特別頌揚；我則以為士人太不注意經濟問題了，雖一般特達之士，以此而見其清高，非人可及；但普通學子甯多以此而

墮落人格。爲救濟這點，正該有本專書，詳細討論其得失，以警促士子們反省，勿再墜於什麼高士，浪漫的習氣中，爲利實多。

在過去歷史中，士受貧的茶毒，實堪驚人。有許多所謂寒士者，言其才靡不滿腹經綸，似出濟天下蒼生有餘；探其囊常不名一文，一己衣食不周。古之士，有『牛衣對泣』，有『貧無立錐』，有『搔癢談治』者；一若工於治世，而拙於治身。至於衣則懸鶉百結，室則蓬窗蠅戶，環堵蕭然——尤爲士之習見。德高如顏子，但『一簞食，一瓢飲，曲肱陋巷』而已；陶淵明詩上常自道飢，至說『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的話哩。

西方之士也不免貧，希臘最有勢力的三大士——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伯拉圖實是些遊學之徒罷了。說到詩人，貧況更覺可憐了，而且歐洲各國都沒有例外。荷馬是西方第一位詩人以詩見稱於後世，他是以歌行乞的：『嘴裏充滿了詩歌的時候比充滿麵包的時候爲多。』在教皇歐本八世(Pope Urban VIII)時

，曾立過一個貧養院，據說，專收留衣食無著的殘廢著作家，而且被稱做『不可醫治的退休所』。

在意大利、英、法、德、俄、瑞典諸國，都有窮苦的詩人跡踪；而且他們底境况怪怪奇奇，更是可憐。有幫人轉磨藉爲餬口之計，有身爲奴隸，有庾死在獄中。

又有號做『夜貓子』者，祇因白天怕遇見債主們，故閉於室中，待晚間出世。有位詩人作一首十四行的小首，在那首詩中，他乞求他底一隻貓底雙眼光亮些，因爲他沒有蠟燭不能寫作了。其餘許許多多的詩人是在他們極艱難，極危險的困境中挨過一生，有些竟挨不過而至餓死者，亦比比爲然；若彭思（Burns）對黃面婆，吃牛汁麵包和偉大的馬克思在兒女啼哭聲中寫資本論，比到他們已算幸福的多了。（詳細請讀高爾德司米綏：世界人的通訊）

士底貧况如此，中西同一浩歎，他們底貧窮自有致取之道；但一般人對於士

貧的意見怎樣呢，這是我們所想知道者。現在請看罷：

景——西班牙十七世紀初葉時的一道街。

人物——一遊歷西班牙的外國人，一引導者，一文士，六十來歲，衣服破裂不堪形如乞丐。

外國人：那是誰？

引導者：便是寫吉訶先生傳的文豪西萬提司呵。

外國人：是西萬提司！呵，那末貴國政府竟讓他這般潦倒？這般大的天才使他凍餓且死？

引導者：惟因其爲文士所以任其捱貧忍苦，惟因其有天才，所以須使其潦

倒且死；要是政府養了他，養尊食飴，如吉訶先生那樣的大著便不會寫出了，要是窮苦能迫人著書，那麼他自己雖窮困，他底著作却可使世界富有了。（以上根據自己的園地，但文不同）

這樣便是西人對寒士不幸的見解呵，雖由一引導者說出實可代表西國一般的思想——不僅是西班牙。但我國人的見解怎樣呢？有比這更和平點麼？如你考察一下却和西人一般危險，我們略選幾種來說說：

勵操說——謂貧非但可立人氣節，且可磨鍊身心，孟子說的：『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便是這說的最大根據，因此儒者多忍貧。

樂道說——自孔子教弟子以『憂道不憂貧』，顏子『簞食瓢飲』，『由也破袍敝榼』，均得孔子歎獎；老莊之徒又各以道自樂，視富貴如塵土，適足污其清潔。於是貧以樂道之說，在一般士人底心上植得很堅固的基礎了，輾轉而造成一種偏見：以為非貧無以見道。

貧愁著書說——許多名人曾因貧愁著書蓋不能見諸生前，則期行諸後世：如孔子作春秋，左邱明作國語，司馬遷作史記，皆從愁苦中寫出的。——這一條

和西人的見解，尤不謀而合。

詩必窮而後工說——詩以言情，尙真尙實，大概貧能增人經驗能給予較迫急的刺激；所以『詩必窮而後工』竟是古今來一條顛撲不破的學說了，在事實上却真。中國許多最大的詩人都是貧窮的，如屈原、陶淵明、杜甫等流。

以上略述幾種藉窺見國人對士貧的大概見解怎樣——這見解怎樣？是需要或不需要的呢？

爲著書，作詩而孤愁困窮，以期見真性，當然不無根據；因爲貧愁的流水祇能淘出天才的真金，而不能淘去天才。天才正和愛情一樣，因爲貧窮從窗飛進，天才決不由戶躍出。但學者也不當僅受其說蒙蔽：單是貧窮祇能阻礙天才，決不能利於天才。不然，如孔子云：十室之中，必有一聰明秀達之人，何以以中國之大，數千年來，大詩人不滿半百呢？其緣因在天才須由機會養成，而貧窮不過堅其志操，助成其長；或如氧氣般，祇供助燃天才的火焰而已。

三年下帷，十載讀書，爲一般有名學者所必有的經歷。如一貧如洗，（當然也沒有書籍了）朝不謀夕，又烏能成大儒？匡衡，歐陽修，都有教導他們的人；朱賁臣未必窮甚。至於陶杜諸人，尤其博古通今，更不必說了。

貧果能磨練身心，——以備肩巨任。但這不過反示驕奢淫逸的人不能肩大事阿；如不貧而同能堅苦自勵，則富人的能力，必勝於寒士，爲的他多有一種機會以資養詣。

至於樂道之人，乃以道自得；陶醉其中，不知有貧窮一回事，並非以貧修道，尤當明白。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重要關鍵在『忘』字，非『廢食』即謂求學，也非『樂憂』即是聖道。

這般說來，士果不妨貧，但貧祇能給他第二重損害。在更穩固的結論上，我們甯反過來說，士不妨富有。

這可用士人自己的話來證明。

這第一位我們可請——『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中國的大文豪——

——韓愈來證罷：

他底供狀——送窮文——上明明寫道——

『……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查微，高挹神之機；又其名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金足以待，實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害；飢吾寒吾，興訛造訕。使我迷人，莫能間阻。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這是貧於士之不利的最明白的供狀了；也是文士所以不歡迎不見容而下逐客

令的苦衷。總言之，貧能墮人志氣，而非立人節操；是立身的矛盾，而非立身的基石；非但不能有助於智、文、學、命，與交；且有智、有學、有文、有交、有命，而受其損害。

復次，我們可請一西方文豪——約翰生——他曾有一次簽他底名字曰『無食者』，和一友躑躅街頭，不知晚上頭置於何處——來證罷。

約翰生一定有最大的貧底經驗，而他當然也能甘貧如飴的，如果貧果能甘他。然而，看吧！——自然，我們不能誣這位光明磊落的文士爲『勢利薰心』——但他却說富，非貧，是自由底母親——人生底幸福是築在這上面。

反之，『貧』他說：『取去許多爲善的方法，而生出許多無能來以抗惡；自然的與道德的，那本可憑一切美德去避開的。因此，打定主意勿貧——』

從這些中西大儒的口供上，我們得同一結論——貧不可有；貧能傷名害德，爲惡之淵藪，而非善的基礎。這真理，我至少還可引援一打著名文士來給你堅

定——如司各德(W. Scott)、西西洛(Cicero)、秀滿(Hume)等人——但殊不必了。在古時，憑儒人自己的口供，貧是不可有了，但今時則怎樣呢？我們却見其爲害更烈——至少於中國爲然。現在單就中國來說罷。我國古時有白首窮經者矣，有通一經或一項學術即成大儒者。經學雖微茫，但每書字不上十萬，張不滿千頁；故如得人指導，窮心研究，蓬門蕁室之士，皆得成就。所以，古之士有掛新讀書者，有藉螢讀書者；得有求學的機會，其人雖貧尚可。

至歐洲也有『一本書底人』底格言，那是說一個人專心致力於一本書的研究，很和中國『白首窮經』的話相似，不過其意義較廣。便是窮一書並不廢棄其餘諸書，不過專門在那本書而已。如德蒙司森尼斯(Dempsthenes)之喜修養低的斯(Thucydides)底歷史，愛不釋卷甚至抄過八次；瓊恩司(Sir W. Jones)愛讀西西洛；白克夫提(Bycroft)愛讀沙氏樂府，起坐不離，均是。

但在現在，時代底限制使你不可能。這因爲學問的對象已經擴充了，我國舊

時學業如沒有一種新學的眼光去觀賞，幾等於無用。一言以蔽之，便是學問的對象既變，做學問的工具，方法，亦不能隨之無殊。所以，在昔蓬門 蕙室之人，可成爲通達開明之士，到現在便較困難，而且似乎不可能了——無論是文學、科學、藝術都是這樣。

就以上諸點，我們都證明士人不可貧了，無論中、外、古、今——尤其是今之士人。貧果不可有，然而，哎喲！我們試看貧怎樣如蛇一般，狼一般，毒着，饜食着士子呵！

呵，貧呵！你是什麼？一個字呵。但無足，然而跡徧東西各處，無羈，然而毒盡古今多士。凡受你光臨者，非但不『蓬華生輝』，其主人且鳩首囚面，狼狽其形。愁其心，吸其血，絞其淚；然你所給的酬報是甚呢？酸味，苦味，善的剝奪者，惡的鼓勵者。呵你荼毒士人已數千年了！現在正應打倒，打倒呵！使你絕跡中國，使你永離寒門，——受賜實多了。

第二章 中國貧士的生活

一，中國貧士的生活——二，安貧派——三，牢騷派——四，寒酸派——五，苦悶派

高爾德司米綏 (O. Goldsmith) 說：『詩人……喜歡享樂現在，不顧未來；他底談話與智者的相同，他底行為與傻子的一樣；說到剛毅的精神，則對於地震之暴發，可以凝然不動；說到敏銳的感性，即在茶杯摔破底時候，也要起些反應；這便是他底性格，從各方面考察起來，却正和致富相反。』

這段話雖述詩人，却可包括許多文士的性質，我今借之先來敘述中國底貧士生活，次述歐美的寒士。

第一，在中國底貧士史上，雖同是兩袖清風，一囊如洗，然斑駁亂雜，很有些不同的色彩：例如以性質講，則有道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等類；以

態度講，則有樂貧、安貧、愁貧、守貧等類；蓋志各有異，而道各不同；我區爲四派：第一是樂道派。

這一派人很引我們著目：他們或以道德標榜，或以行爲高傲，奇邁，見於史冊真昭如日星；他們身貧而心富，物陋而德馨——其中最著者是樂道派。

孔、老、莊、顏淵、子路、邵康節，諸人卽是所謂樂道者。他們底口號很可以孔子所說『君子憂道不憂貧』一句來統括；他們所憂的是道，所樂的是道，道以外不見其他。莊子說：『臣所樂者道爾。』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三日無食，而絃歌之聲不絕。顏回曾嘆『夫子之道大莫及，望彌高，鑽彌堅』但不曾嘆『曲肱陋巷』。孔道至宋代而更昌明，他底精神也惟有宋儒克繼；雖則宋之理學家如邵康節一流人，已偏於術數一方面去了，但他底精神可佩服的。蠟真子錄：

『洛中邵康節術數既高，心術亦是過人；所居有圭竇瓮牖，以敗瓮口安於

室之東西，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

在圭竇瓮牖的敗室中，安瓮口以象日月，豈非所謂『書默作用』者？使他與我們現代的學子相比，習天文學未解ABC是什麼，即須有什麼天文臺，測量鏡等等來作着幌子，看他寒陋如何？然而他却怡然自得，自稱做『安樂窩』——這便是他樂道的證據了。

樂道派者蓋憑自己的精神來克制物欲，他們以『道』為中心，物質至多不過視作一種工具而已，所以他們心目中所重要的是『道』，不是物；因物為，而祇為，行道的工具，所以不狂不狷，適其中道，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怡然自得了。

近似此派而偏於清這方面的，有清高派。樂道派以精神的偉大來克住物質，但非遺棄物質；清高派則甯遺棄物質，而以他們底精神來使其貫徹：這是二派的不同處。後者底口號，用孟子所說『有所不為』，『不屑不潔』這二句來標明

，最是的當；因此俱不免是貧士了。

這派人有巢父、伯夷、陶淵明等，即所謂隱逸之士者。他們對於貧乃另有一種見解，今以陶淵明為例說明：

陶淵明晉人，胸懷沖遠高潔，善詩文。隱居廬山附近，耕種不得自活，壯年曾做過幾任小吏，但不多時便棄官歸來了。從此便終生不仕，和『飢餓』捱過一生，五十六歲便死了。

他底貧和飢在他自己的詩裏，道得最明白：如雜詩云：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

但這不過是他以耕稼謀生的一些希望罷了，在下面幾首詩中即是這一點小希望也是不可期了。有會而作篇的序文云：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願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已。登

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

這已覺飢寒迫親的可畏，但乞食篇却更直捷地描出他底飢狀來：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知余意，投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媿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飭。』

怨詩楚調寫出他日不得至暮，夜不得達明的貧底急況：

『……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廩。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

五柳先生傳是他作以自況，傳中更完備地寫出他『貧』底小影：

『……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愜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我們從這些詩文上，都得到一類似的影像：便是陶淵明是徹骨的窮士，因耕種不能瞻足，常常沒有衣穿，沒有飯吃；這些情況是屢見在他底著作裏，決不有一絲的虛假。

淵明是窮了，但他為什麼要自苦若是呢？這便是那些『不屑不潔』的狷者的老脾氣了。他們底意志如鐵石般堅強，精神底苦惱，每勝於物質萬倍——伯夷叔齊且飢死無憾，捱飢在他當然算不得一回事了。這個心理在歸去來兮辭序上說得很明白：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得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潤，故便求之。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

。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飢凍雖切，違己交病』便是他所以甘貧的理由，短言之，便是在一『潔』字。

清高派斂心就志，甘以貧自樂；與此派相反的是享樂派。他們底口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斗酒十千恣歡譁』，有錢則隨意揮霍，無錢亦決不安分守己；倘清高派所守的訓義是『潔』字，則這派所獲的結果是『債』字，倘前者不屑不潔，則這派不肯不達——達便是他們一生底主宰。

他們是些狂士，浪漫者，和詩人；在酒德頌上寫出這狂態，李白的詩上寫出這意境，杜甫的詩上寫出這苦況，如杜云：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活畫出一詩人暮年的行樂圖，而窘境畢顯。又如客至云：

『家貧市遠無兼味』

寫出寒士的風味。合這二詩觀之，我們便得到一貧士的影像——舉債行歡，家貧無肴嚮客。

李白晚年潦倒，至依人爲活，但在他較早的詩上却極寫『酒，婦人，與歌，』的生活的意境——豪放浪漫。如將進酒云：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爲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這是寫他恣意行樂的揮霍，行路難是反對不享樂者底非是：

『有耳莫洗穎上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去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舉凡隱士、高士、功臣、政客，皆非是，爲的不知行樂。這種頹廢思想在前有酒樽行上把『酒，婦人，與歌』的放浪生活更完全地刻畫出來：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傾，白髮如絲嘆何益。』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安歸？』

這些便是『但知享樂現在，不顧未來』的詩人底揮霍和其不知生計的概況，也便是詩人所以致貧的一個要因。我們待後再論。

以上三派對於經濟的方法雖無論怎般的不同，却有一共同點：便是安貧。相反者有牢騷派，便是專嘆嗟自己底貧狀。

也和上派相似，這派中有屈原、揚雄、韓愈諸人；今以韓愈為例說明：

韓愈，唐代文豪。少孤貧。鞠於嫂氏。後登進士，旋歷官至吏部侍郎。卒爲諫迎佛骨事竄南荒，困窮以死。

他底貧狀在送窮文上說的最明白；以上錄過一段，今錄其全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掛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

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歔嗟。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提孩，吾不予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溫蒸；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始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齏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與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僵仆，抵掌頓腿，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

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彼肥甘，慕彼糠粃。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這雖是遊戲之作，但譏笑怒罵，狀着窮神的醜態淋漓盡致；正像於我們笑談中含有『真語』，其間藏着最真摯的情感——嘔心的伙伴——窮神——伴他四十年，苦他、惱他、愁他、窘他，實在使他覺得難堪而不得不下這『逐客令』。在進學解上他所發的牢騷更深：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汪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

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

這雖是一篇游戲文字，正像我們底眞面目有時反在戲謔中直白地道出一樣。他怨尤『貧』伴他四十年功夫——自孩提，學，耕以至於爲官——無時不迫隨着他，『窮措大』的生活，實使他太難堪了。這不得不使他送將出去。在進學解上一發情感地發着他底不平鳴：如泣如訴，果爲自己掬着一把酸辛淚，也便是爲天下貧士同聲一哭了——

爲儒如他這般勤勞，學問如他這般深淵，文章如他這般闕肆——然而爲人則

受各方掣肘，爲官則被竄南夷，甚而衣食不得溫飽；『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所以『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實是他極自然的結論，感慨嘻吁者爲此，怨嗟者爲此。我們把這派和前派相比起來，很是有趣。前派安貧樂命，以聖爲法：如陶詩『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雖餓死無怨色；卽享樂派雖眼前快活，亦能以貧爲樂的。但由我們看前派是些超人，這派乃更具人間性。

第三是寒酸派，也非能安貧，也非怨窮：祇是『寒酸』而已。

這派我們從儒林外史上找到很多的適例。

楊執中是一『寒士』寫照：酸而傻。他底酸態傻態，在磨弄爐子這故事上活現出來：

『楊執中把兩手袖着笑道：「鄒老爹，却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從縣裏出來，家中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頓粥。直到除夕那晚，我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我這座心愛的爐，出了二十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

下沒有柴米，要來討這巧。我說：『要我這個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厘也不成的。就是當在那裏，過半年也要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穀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拏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個，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

范進是另一『寒士』寫照：貧甚不禁驟貴。他自鄉試出了場，到出榜那日，家裏絕粒已三日了：——

『那人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步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人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人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人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飯米，要賣這雞去救命！爲

甚麼拿這話來混我！」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一把拉了他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急急走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進不看便罷：看過一徧，又念一徧，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子和鄰人都嚇了一跳，看他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脚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漓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這是極深刻的描寫。西廂云『今夜和諧，猶自疑猜。』范進當大貧之下，鏤骨銘心，所以鄰人『恭喜』他中舉，只『道是哄他』；再強着他回家，乃說：

『高鄰爲甚麼拿這話來混我！』及瞧見報帖，『看過一遍，又念一遍』，以下愈寫得熱鬧，則愈見范進的『寒酸』怕人；他禁不住新貴的寵臨，實在便是他素日受貧底壓迫底心理之反映。他平日怎般受着『貧的壓迫』呢？在胡屠戶——他底丈人——罵他一段寫得極顯然：

『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來！我聽見人說：『就是你中相公，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白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

這種素日所受的壓迫在中學回家一段上也互相發見：

『……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豬大腸，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從倒運，把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什麼德，帶挈你中了一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盪起酒來，在茅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譬如我這行事，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們跟前裝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挑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相公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無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得是。」』

胡屠戶只不過是集上一屠夫，却把范進如豬般似宰制着：這足見貧之困人怎

樣了。他中學是胡屠戶底積德，不是他底才學；他若跟做田的挑糞的拱禮，爲礙胡屠戶的臉，不得不俯首受着教導；他鄉試，只是『爛蝦蟆想吃天鵝肉』——這些統是貧所給他的壓迫——是苦惱的剝奪自由的壓迫。

范進祇是一『寒酸』的貧士，他滿心想着功名，不過爲自己揚眉吐氣，富貴榮華而已，此外什麼都沒有了。所以，同是這個貧，顏子的『曲肱陋巷』，令我們肅然起敬；陶底乞食，令我們神往；韓底嘲笑譏罵，令我們生感；但范進的貧狀祇令我們覺得寒的可笑而已：

『……落後點進一個童生（范進）來：面黃肌瘦，花白鬚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麻布直裰，凍得瑟瑟縮縮……那衣服因是舊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

這活畫出一腐士景象，他底『瑟瑟縮縮』，令我們可憐他；『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忍不住要令我們大笑起來了。又：

「家裏住著一間草屋，一度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她底美貌由何美之述出來是：「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黃頭髮；那時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鞅着個蒲窩子，歪腿爛腳，」更令我們噴飯，而發生和對於妬婦同一的感想——酸溜溜地。

馬二先生是給我們第三個窮酸的寫照：在遊杭這段寫的極有趣味——

『望着湖隄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掛着透肥的羊肉；櫃台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嚥着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麪，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倒，覺有些滋味。』

杜詩有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由於對比而得。作者寫馬二先生的窮酸之態：在『喉嚨裏嚥着唾沫』。囊中無錢，非但望着湖隄上的酒店生

羨而已，且細看掛着的羊肉是怎樣肥；盤子裏盛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是怎樣滾滾發熱；連餛飩和饅頭怎樣，他都看的明明白白：可見他窮酸了。使顏陶韓諸人當這境遇恐必不然罷。這是祇寫他饒慾；下邊更親切的寫他酸態：

『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裏面的門鎖着，管門的要了一個錢，開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三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理頭巾直掇，在靴桶內拏了一把扇子，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樓上揚塵舞蹈，拜了四拜。』

這和紅樓夢上的劉老老拜廟宇一般有趣！不過是宋皇一些墨跡罷了，何必『嚇了一跳』呢？可見他迂腐之氣了。『在靴桶內拏了一把扇子，當笏板』，便是腐的酸化化了。

因為他是這樣的一個迂腐先生，其根本在一『貧』字，所以，他在盤費用盡之時，便想求發財機會，見憨仙鍊銀術，『喜出望外』了：

『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吱吱的響了一陣；取罐傾了出來，竟是一錠細絲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憨仙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呢？」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

大概寒酸派必有這幾個要素，方夠得資格，逗我們發笑：有迂氣，但不是偉大；有傻氣，但不是瑰奇；有利慾心，但無高貴的人生意義。以上三個，是給我們典模的榜例。

第四和以上三派相比起來，或可算是最有意思的一派：第一派是『樂』，第二派是『嗟』，第三派是『酸』，但這第四乃是苦悶：所以我們可喚做苦悶派。在廚川白村有名的『苦悶的象徵』上有這樣的一段話：

『據和伯格森一樣，確認了精神生活的創造性的意大利的克洛契的藝術論說，則表現乃是藝術的一切。就是表現云者，並非我們單將從外界來的感覺和印象他動底地收納，乃是將收納在內底生活裏的那些印象和經驗作為

材料，來做新的創造創作。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就要說，上文所說似的絕對創造的生活即藝術者，就是苦悶的表現。」（魯譯二九面）

乾脆的說，所謂文藝者即是自己內生活底苦悶的表現。我國古人所云的『詩必窮而後工』，可作同一解釋。現在這一派為消除貧的苦悶，便從事創作了。

今以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來作個榜例說明罷。

曹雪芹原為滿州鑲藍旗人，因他底祖父（寅）做了二十幾年的江寧織造，遂以官為家，居於江南。他是一大富貴家庭的公子，在年輕時，執袴習氣極重，不知生計之事。兼賦性清高，疾利祿如蠱。因此一至家敗零落，就貧至不能自給了；乃坎坷以終。

他著作紅樓夢的動機，在他自己的書裏也明白的道出：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裙釵；我愧則有餘，悔又無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執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書，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着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

換句話，便是憑過去的經驗，創藝術的美世界；以創作的快活，解自己的苦悶而已。當他寫紅樓夢時，有一首『佩刀質酒歌』的詩，是爲一友人寫着他的落魄之狀：

『嗟君或亦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著臨邛犢鼻裈。勸君莫彈食客餽，勸君莫叩富兒門。殘盃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

『環堵蓬屯』是一般貧士的景象；但『著書黃葉村』便是這派人獨有的功績了。

這樣便是中國貧士的生活，雖依其態度而分爲幾派，但拙於謀生則一。在這裏，我們可窺見我國素來士人底志趨怎樣，是很有趣的：第一，他們所崇尚的是精神生活，而非物質生活；換句話，便是『拜心主義』而非『拜金主義』——中國士人自漢以後，大多是歸宗於孔子，以爲『君子憂道不憂貧』。其結果怎樣呢？達者兼善天下，果不必說了。可是不幸而窮，其善者祇養成一班狹義的個人主義者；他們雖潔身自好，餓死無怨色，但他們底捱餓主義，却與世無補。至其不善者，則適足造成一班利祿之徒——爲四民害。何則？他們自己沒有謀生之道，又不能安貧則惟有羣趨於利祿之途。如『寒酸派』者心目中惟存有『功名』二字，其爲害不爲利可知。至『牢騷派者』則嗟貧終日，卒無以謀生，

尤爲書生無實際能力的苦痛。推其原，皆由於孔子的憂道不憂貧的教毒，何故呢？因爲憂道者自不憂貧，但憂貧者乃至無法爲生了。

復次，我們見這種安貧主義，實在不是修養士子的善法，尤不適於現時潮流。在昔閉關時代，士子所守的先師之訓，所習的先聖之道，爲學簡樸，所以，雖貧猶能成大儒。至於現時便不能這樣了，時代告訴我們，深究學問第一須果腹，第二須有錢購書求師，第三，如係科學，更深一步，尙須有試驗的資本。凡此數則，所需要的才是富，不是貧。所以，如有陶淵明一流人生於今世，其行爲果可佩服，其人決不足師表；其志趨可云堅，其學問決不能大，終不過餓死廬山脚下的一個迂腐之士罷了。

靜心想來，錢能敦人品節，而非傷人廉介；是有助於學，而非有害於學。它不過是人與人貿易的一種媒介品呵，是貨品的交易者，我們生於天地間有享用一切需要品的權利，明甚，那末，何矯情說錢爲士所不當有呢？錢果可以正當

地來，正當地積，若竭其能力以事蓄，竭其能力以事散，則非但於己可以得利，且可以兼善他人。由這說來，士果不必『達則兼善天下』，當也不必『窮』以獨善其身了。錢有利而貧有害，是極明白的道理。我們今後的士，應轉過方向；讓古時貧的流風餘韻，祇成爲歷史上的陳跡，而今後且開一富的生活的新紀元罷。——以上說的是中國底貧士生活。

第三章 西儒與貧的生活——貧之失敗者

一，負債爲西儒貧窮的現象——二，奢侈的結果——三，科學家的節制——四，文藝家貧窮

把西洋底貧士生活以與我國古代的相比，却見殊大的不同色彩。西方承受希臘的文化，衍傳至今，都崇尚物質主義，所以他們的利處，是刷淨錢的神祕色彩，不以積錢爲可鄙。但因爲太淺淫於物質主義了，反不知精神的享樂，而致

陷於錢的損害裏，則是其壞處。我們試讀西儒的生活，必驚奇發見出一種爲東方士人所希有的現象來，那便是債。

誠然，債是西儒的一種最顯著的現象。

天才者不知自檢，也不煩細算，嚴而準，有如商人一樣，因此常易陷於債務之中。天才者常沒有培根（Bacon）所說的『事業底才智』的那樁東西。但培根自己不會從這良訓，而身爲所毀。他少壯時，拮据艱難，成人時可更困乏。他的生活奢華；但他過度的浪費圍他債務之中，而創造一種永遠對錢的需求。一天，至會客室，諸客已待疲了，他道：『請坐，諸位，你們底昂起是我底失敗呵。』爲需要所迫，培根受這賄賂，終因此被仇敵攻擊，而致辱敗。

卽有特別天才整理財產者，或全失敗於家政的司理呢。伯底（Pitt）當國庫異窘之際，司理財政，但自己却窘於債。加林登爵士是一精細的銀行學者，曾一兩度受伯底委托，考查他的家計。却發見每星期付牛肉百鎊；僕役，膳食，生

活開支等費每年超過二三〇〇鎊金。伯底死時，國庫撥四萬鎊爲償其債；然他年俸決不下於六〇〇〇鎊下也，有一時，兼海關，且增款幾四〇〇〇鎊哩。麥高萊評論得好：『伯底的人品本可高尚些，如不效尤波里士等輩，而能節儉了些。』

但伯底果非有獨無偶哩。麥爾維里爵士 (Lord Melville) 治他底家計一如治國家財政般的浪費。福克思 (Fox) 尤甚，他是一巨產的所有者，他底家產當能壓足一人的需求而有餘，但他常不足應需，時向猶太人舉債，至呼其外室爲『猶太人底會計室』。狂賭是其大害，在極早時候這已圍他於疊疊然的債款裏邊了。他底狂賭吉朋 (Gibbon) 記過其例，一次於連賭二十小時，負一萬一千鎊。人呼他爲殉道的加爾士。

叔里登 (Sheridan) 是債底英雄，他在債中消度一生。他東處西處鑽弄的錢不少，但沒有誰知道它變成什麼，因爲他永不付人的。這在他手裏融去好像夏

天的雪一樣。第一妻給他一六〇〇鎊，六個星期便化完了。需要迫他從事於文學。從繼室處，復獲五千鎊，又曾售去一批股票一萬五千鎊，都這般地消盡了。他底生活有時光明，多時困乏，困乏時則舉債以事掩飾。他底揮霍從一梨園中人的話上可見一斑，他說如他在街上向着叔里登脫帽，這將值到他五十鎊金；如止與他說話，却值到他一百鎊了。

有一索債者騎了馬來向叔里登討賬。『那是一匹好馬呵，』叔里登讚嘆似的說。『你想是好馬麼？』『是呵，真的是好馬；——但不知奔馳怎樣？』索債者被讚，告訴他可瞧看怎樣，乃策馬奔走，叔里登却乘此機會走去了。

他底債主每日盈門，坐着等候他。他們列坐於通川堂的兩室中。當叔里登早餐畢，下樓來，必問：『這些門關了不曾，蔣？』若聽到確實關的了，方小心出去。

他負債累累——對送牛乳，炭柴，麪飽，和牛肉諸人都是。有時叔里登夫人

留以應接僕人索咖啡，牛肉，及蛋錢，祇聽喧聒一陣便算了事。當叔里登猶任海軍會計員時，一人持隻牛腿來，已被廚人接去煮着了，此人至樓上，被同不在，乃冷靜地揭開了鍋蓋，竟把牛肉取出，揚長而去。但即是這樣，尙每與其子郊外散步，必備華貴的馬車，而且非四輛至少必有兩輛——他獨坐一輛，其子從其後，則另一輛。

可是結果一切很糟。在他死前的數星期，他再也沒法支持下去了，百種方法都已使盡了。他底高貴和忠心的朋友都完全離開他去了。債權執行者盈室，他在縣吏的臥場上過着末日——未移進獄，祇因移動怕他即刻斷氣呵。

加亭納爾提來士 (Cardinal de Retz) 賣了每種貨品償債，然猶未得恢復自由。據說他永遠受債主底陵辱。甚至自甘囚於維興納獄中，以暴露債主對他的損害。米拉平 (Mirabeau) 底一生也是永陷於債務者之一；因為他也是一位可怕的揮霍者。據說這惟一方法，他父親免掉他做債，祇有把他安靜地關閉了起來。

他雖做過巨官，死時却這般狼狽，或曾經這樣的浪費着，猶欠一筆裁衣債未得付償哩。

拉馬丁 (Lamartine) 曾從半打的幸福中走過來，至臨死時僅餘一頂帽未經破壞。他勇敢地宣告，恨着算學，說『那是每種高貴思想的負者。』因此，他居常從不估計，輒隨手揮霍的。僅文學會每年酬他足有二十萬法郎，但到他手中祇如雪般消融而已。據說他底債額已達至三百萬法郎了；他猶浪費一如昔日。他底一位熱心崇拜者，曾節省自己，意圖贖回拉馬丁底產業，一日到一魚肆中購一片比目魚。因為價格太昂未購成。一體面人進來了，在這魚前稍猶疑了一會，隨命將這魚送到他家。那人誰？便是拉馬丁呵。

韋伯斯脫 (Webster) 是美國政治家，困於錢，一半原於他浪化，一半則原於特別的開支。倘我們相信白干的話，韋伯斯脫却和培根一樣，是受賄的。『他被糾纏於債而不能自決，欲借則不能了。私賄對他却正得力。他晚年的辯論是

頗存有賄昧的。』孟羅 (Monroe) 與捷夫生 (Jefferson) 常短錢使，而陷於債，雖則他倆同是忠實者無疑。

現時交際廣闊的人時喜窮奢極貴的生活。雖家况不佳，但爲社會地位計，以爲非此不可，因此反陷於債務而失去他們底體面的，比比爲然。

科學學者則反是，他們喜離羣索居，不加入社會活動，因此顯著的債者殊少。許多人貧窮，但各能視力生存。吉伯安 (Kepler) 誠然一生都與貧與債爲伍；大致由欠薪的情形而起，因爲是時任德皇算學家薪金常是積欠的。這驅迫他舉債維持生活了。『我一生』他寫道『消度於叩着富兒之門。』在他死時，祇餘下一套衣服，二件襯衣，幾本破書，和許多稿本而已。拉伯尼士 (Leibnitz) 身後遺下一筆巨債；但這個祇因爲他是政治家兼科學家呵。

斯賓訥惹 (Spinoza) 生計雖促；但由製眼鏡所獲的利足夠需用，因此並未陷入債務。他拒絕爲教授，拒絕年金，願甘獨生至死。道爾登有甘貧的哲理。有

人提議給他一種獨立的生活費用，他可以盡其餘生於科學的考察，他拒絕這貢獻，說道：『教育法便是對他的娛樂，如更富些，他也許不會再化掉這許多時間從事於考察有如曩昔的呢。』弗拉特(Faraday)是另一例能節儉自活的。拉格郎其(Lagrange)時歸美父親的貧，『如我富有』，他道：『我也許不能變成一位數學家呢。』

關於科學上最偉大的債者莫如蔣·亨脫(John Hunter)的了。他竭盡畢生精力，利用一切方法，徵集各項重品創造現在所著稱的『亨脫博物院』。他徵集各種款項以購樣品，甚且懇求木工泥工建築其院。他底家庭雖於他死後非常困乏，可是將博物院售與國家得一萬五千鎊，抵償他的一切債款有餘，同時他底芳名乃列於院上永垂不朽了。

大藝術幾乎一概都從貧中得著的，有些人却永未離過貧。然此則大多由於缺乏供給有致之耳。斯梯伍(Jan Steen)常致匱乏，有痛飲皮酒癖。時乘酒興

狀醉酒圖。他困於債死。死後，畫價大增。到現時幾成爲希世之珍品了。

文特克 (Vandyck) 進款雖大，他底生活却這般奢華麗費，致涉於債中。爲拯救計，他有時曾悉心研究着冶金術，希望能夠指石成金。冶金術自是夢想，但藉節儉與努力，於死時，却能恢復舊業，而遺給寡婦一種安適的情形。反之，郎伯蘭脫 (Rembrandt) 爲酷喜藝術而致於債。他無鑒足地集收名畫、古珍，以此至被宣布破產了。他底財產被封了十三年之久，直至死時。

意大利的諸大藝術家多能節儉地生活着。海登 (Hayton) 在他自傳中說：『Rafalle, Michael Angelo, Qeuxis, Apelles, Rubens, Reynolds, Titian 都富而怡快。何故呢？他們蓋有實際謹慎的天才呵。』但海登自己却正反此。他底生活是一久長與債及困境爭鬥者。在他，一筆債款未經了清，別一項債款又復舉起了。他底“Mock Election”是爲債被拘了，而坐在王底獄中畫成的。在他底日記上很有些發噓故事，其一有云：『今日我從一牛乳商人，韋伯，借得十兩銀子

，這是我底一個老學生，二十四年前曾爲喬其、皮蒙德君保舉給我的，但是他聰明，於學畫之暇，且手創一牛乳店，乃能借此十兩銀子給他底老師在急需的時候。』他底自傳上充滿了與律師及縣吏糾葛的事情。債主按步迫着他。『來士羅士底頭』他寫道：『是繪於一次受拘之後；「尤克里士」是被人看守時寫好的；這惹納風的美麗的臉是在這天午後寫成，早上曾往懇求律師的慈悲；加生拉底頭於莫可名狀的煩惱中寫成，他底手便在縣吏摧賦的煩惱中完成了。』

考貝 (Cowper) 嘗說他永未知有不事浪費的詩人；他自己也在此列。不論他底安靜，退居的生活怎樣，他却常不免逸出鎮靜。『於極力整理』他一次寫道：『併幾度細思之後，我得於三個月內消耗十二個月的進款。』這便可知了。但是浪費的詩人雖夥，我們必不可遺忘沙士比亞，他列爲詩人之冠，乃是一謹慎之人。他經濟了用法，使他的家庭安適而樂。但和他同時代的許多文學鉅子

却都是負債者。彭蔣生 (Ben Johnson) 時窘而常困乏，一時向亨斯霍借二十先令；然猶傾囊眠宿於煙花之家以盡一夕之歡。麥生格爾的境況更是潦倒，以至不能付二十先令的棧費。

格里納 (Greene) 皮爾 (Peele) 麥洛 (Marlowe) 均是潦倒的，麥洛死於醉酒。格里納臥於垂死的床上，因過度而勞碌而致，他被一鷹屋於他的鞋匠迫着追索所欠下的十鎊。此時他囑他的朋友皮爾須改善他的生計了；但皮爾却和他一樣，是死於局促潦倒的境況中，他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上道：『久病使我厚顏幾近無恥。』斯賓塞 (Spencer) 也是困窮而死。彭蔣生說他『在倫敦缺乏麵包，但拒絕他人贈他的二十金，他說，『他抱歉他已不能用掉他們了。』』

近一些時的詩人，彌爾登死於蕭條的境況中，雖未負着債。舍佛其 (Savage) 每年得有五十鎊的年金，但常於數日裏便揮霍完盡了。這時候時行穿着一種紅色鑲着金邊的外衣，一日約翰生去訪候他，恰在他領到年金之後，披了這樣的

一件外衣在他背上，同時，他底足趾却從鞋內透出鞋外來。於任意揮霍的生活之後，他卒以一筆債務坐獄裏病死。在結末舍佛其的生活，約翰生說道：『總之，這兩者的關係因之互顯，倘這些人不事揮霍，荒蕩，則謹慎的功效不顯；而漫意和節制太久長了，可使知識無用，聰明可笑，而天才被人輕視了。』

斯梯爾 (Steele) 困貧以終，不過他身後問題不是無決解的。在他死時，曾經募捐了若干金以贍其妻女。邱去爾 (Churchill) 因欠債病死獄中，考貝定他底特性爲『金錢與天才一樣的揮霍者。』加梯爾登 (Chatterton) 貧極無聊，於第十八年上終自服毒死了。列加特，斯梯爾未曾有過不負債之時。他在許多處性質很和叔里登彷彿。充滿幻想，以爲幸福可立致；但幸福祇如曇花泡影般空虛。初任郵務局員即御兩馬或四馬之車，贗着兩座居屋，一在倫敦，一在亨伯登。他底生活大概是不合式的，不久便沉溺於比先時更大的債務裏了。他時與律師糾葛，卒把房屋封起，家具一概賣完。他底夫人提議儉樸的生活，但斯梯爾

仍喜昔日般揮霍。他底最大計劃是在倫敦市販魚，他向夫人道：『那末你總可比英國任何的女子都供給得較好點罷。』但時運却並未如他所希望的加在列加特之頭，他死時仍極狼狽的。

高爾德斯米綏 (Goldsmith) 是另一位「快活與幸運」的債底享樂者。他是涸泳於債：浮出旋又沉入裏邊，且比前更深。當着塾師，是他第一次鑽的錢——這是他所有的一切的錢——全數充作買馬完盡了。他底親戚以五十鎊備他進『登伯爾』攻習法學，但他未離開『鄧白林』已把錢使完。不得已進『愛丁堡』習醫，學費是請一朋友担保的。他浪遊全歐，囊中沒有任何前錢——祇攜一篇，吹着乞食；回到英吉利仍和去時一般的精窮。他嘗自說在歐洲難得一國他對之不負債的。

高爾德斯米綏無時不陷於債。得錢時一手拿進，另一手立時用完。屢受送牛乳人的叱責，為賦受拘，律師恫嚇，但永不會學到經濟知識。

財產增加他的困難甚於減少牠們；他愈多錢，則浪費得愈無意思。放浪是他所不能節制的，不論對己對人。他可以借了一個幾尼亞以給丐者。他爲人且可脫衣去典，但不能拒絕。爲應此種種費用，他舉債時常承允著書，雖其書尚未開始。他永不計算明朝，但却揮霍後日的財產。這樣他死時一如初時的貧窮，苦惱，與負債。蓋死時已積欠二千鎊了。約翰生稱：『如此信用以前詩人永未有過的。』

由高爾德斯米綏諸輩的例足顯世界苛待天才，而證明詩人與藝術家的社會能力的薄弱。因此，善的社會與政府對於此輩應作特別待遇，以防他們自己潦倒失所。我們果哀憐高爾德斯米綏軼軻終世，但勿忘使他失敗的即他自己。他底進款殊大，十四年內幾近八千鎊，在那時總算是一筆巨款了。從地球與生物史一書上他得八百五十鎊——那書，至善，不過編纂得眉目清楚而已。約翰生說『他如能根據牡牛而談馬，那是他生物學知識的擴充啊。』溫良之人的公演使

他得五百鎊，以外得的錢尙多。他真的和約翰生是一樣的成功了；所差不過沒有約翰生般清明，自制力，和自尊心了，而結果這般不同。

但高爾德斯米綏却知道節儉的與經濟的利益的，他自己祇無勇氣實行罷了。在答他兄弟亨萊訊問兒子事業的書上，高爾德斯米綏寫道：『親愛的先生呵，請教你底兒子以節儉與經濟之道罷。讓他以可憐與遊浪的叔父來引爲車鑒。我從書上學知慷慨好施，但經驗却告訴我有保守謹慎的必要。我守一哲學家的浪漫習氣，自己却身受其害；我真不知有公道，時以我至少的經濟，作過量的慈善，自己却正落在如我所施者的困境中。』

拜崙 (Byron) 未至成丁已困於債務中了。當十二歲時，他給伯奇的書上說：『不幸，我已深陷了；我底債款，總數，在二十一歲前將達至九千或十千呢。』在成年時，行成丁禮，是借着重息的債。他底困難與時俱增。據說他底母親在讀他的借據爲之怒死的。Childe Harold 初版時，拜崙將版權讓給書肆，宣

告他不再爲著作取錢——一種決定到後來幸聰明地拋棄了。但他從文學上所獲得的錢，並不減輕其重任。即將故邸售去，猶未能清債。於是他結婚了，大概希望以妻的財產來拯救他罷；然而她的錢却深藏不出，這步驟非但無效，且使他陷入更大的不幸裏。每人都知道這婚姻的不幸；以此爲謀，非但無效，且從此祇增加縣卒的鼓門聲罷了。

拜崙幾乎迫售其書的版權了，然而受承印者干涉未能。當他結婚之初年，猶有高房巨廈的巍壯，雖縣吏叩門聲不絕於耳，未入獄祇因他是貴族階級呵。敏感如他，遭遇這一切當然是極大的痛苦，不久時復遇妻的離婚。自然是使他沉入希望之底了。所以，以前他曾宣告不取著作費，到現在甚至苛待發行者了。雖則到底這些重債有沒有償清，這位詩人的傳記者，未舉以告訴我們，但我們可決定其結果定是很糟的。

文人對於債的負擔，其態度有極大的不同。如我們見：有些人視若無事，有

些人視之怡然，不過略費籌思而已；但有些人則視之極嚴重的，不容不償淨。

前兩種我們見過許多例矣。如叔里登、高爾德斯不綏、拉馬丁都行其所無事；夫脫 (Foots) 當他的母親寫給他道：『親愛的生，我不幸爲債入獄了——來，救助你底母親罷。』——答道：『親愛的母親，我也這樣呢，這個實阻梗一個熱情的兒子舉報他母親的恩呵。』斯梯爾當爲着債累被驅出倫敦，他傲然至村野，給獎與村間兒童，互與歌舞爲樂。

但這在彭士 (Burns) 却不然，他爲了償着一筆款子，把悉有的產業售去，尙餘七鎊金尙未償清。乃許以自己盡有的歌底天才，向他歌集承行的朋友沙生懇借五鎊以爲償。他底絕筆的是一首愛歌，用一部分償清了這債，數天後便逝世了。

賽納、斯米綏 (Sydney Smith) 早年苦與貧搏。他是貧，而有繁重的食指。他底女兒云他的債務累他夜不能寐，她見他每晚必計查欠項，攤疊在前，把手掩

了面喊道：『我須瘦死獄中矣！』但結果終是償清的。

但最可感動的償底故事還是斯各德 (Sir Walter Scott) 呢。他爲着商業上的失敗，一次曾築造大廈，自傲是富人，乃兜的陷入重債裏邊了。他負欠達至一千鎊哩。當消息初達到他耳內，『這真命慳呵，』他說：『這樣喪失我一生的勞績，而終成一個窮人了。但上帝如允我的康健與能力再數年，無疑地，我必能悉舉以償。』每人想他是破產的人了，他自想亦然。但他底勇氣不稍退却。他底許多債主，議分其產；但他自尊之心阻止這麼辦。『不，諸君，』他說：『時間和我都示反對。』雖各債戶和他訂約而去，但他却逐步合法地舉償這些。他決定了這個計劃，可是他底畢生力量盡於此了。

他售去房產和器具，先資付一部分，大部分是分年還清。這第一部作品是『*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用他十三個月的苦痛，懊喪，及悲哀寫成，共有九大卷——受十四千鎊。後即染了半生不遂症，猶寫作不輟，至最後四年，三

分之一的債已清訖了——一種成績爲文字界從未有過。

這努力至末後幾年，當病重不能復舉筆了，乃更可見斯各德不屈不撓的丈夫氣概，和他真正的英雄性質。醫生禁他過量用腦，他答道：『倘我懶着，我可真瘋了；兩相比較，死是更無憚忌呢。』迨最後病重且死了，坐於榻上，僅存一息，但他猶去了被喊道：『我可真懶夠了。取我至書房中去，打開我底書桌。』比至桌前，已不能握筆了，眼淚如雨般落下。他底精神無窮，但他底精力已耗竭了。遂臥倒死了。

斯各德真是一驚人的例，畢生盡力於債的。

約翰生極窮，但是極有勇敢；他底一生也是盡瘁於貧和債中。然而他早年便知道這兩者之害，而想要清脫他們。他底心永遠比財產爲大，他的努力永遠過困難。當在校時，足趾常露出鞋外，不能購一新履。他底腦中充滿學問，但囊中沒有一文。當在倫敦時，每日僅廢四個半便士，食宿都在這裏邊了。當不能

租舖，乃與舍佛其終夜在街上浪行。

因此，他所受貧的經驗獨富。他恨着貧，所以卽在最困難的境遇中，也不忘濟人之貧。關於債這方面，沒有比約翰生說的更痛切深摯的話了。他給鮑士惠的書上云：『慎勿習想以爲債祇是不便而已，因此容以姑息。讓你首先注意自己勿困於他人債的裏邊。不論多寡，總須少化。節儉不惟是安靜的根本，且是慷慨的根本。』又有寫道：『小債如受小的槍擊然；他們在各方面軋軋響來，然亦不能安避無傷；巨債如破，聲大然而危殆却少。所以，你必須先弄清債務，然後方能夷然作別事呢。』

以上說的是西儒的貧狀，或陷於貧，或克服着貧。

第四章 續西儒與貧的生活——貧之勝利者

「一，士的貧是利少害多——二，克服貧窮者之例秀姆，斯梯文生，瓦德，列加特生」

，洛夫，納邁斯

從以上兩節，我們知道不論是奢華的貧，或清寒的貧，其爲害則一。由反面說起來，貧能銳人才智，敦人節操，至少『貧從窗飛進，天才不由戶躍出』的。許多偉人曾從貧賤中出：他們底勇敢、才情、道德，不與財產爲比，而與貧賤的困難爲比。最偉大者常是最貧的人。有人說：『上帝創造貧，但他未曾創造憂患。』復次，貧者又是最快活的人：隨志所欲，無家庭爲害，真個『赤條來往無掛無牽』。但這不過是極少數的天才者或樂道者這樣，未可以之概常人。常土的貧是利少害多。至於奢華的貧有貧之害——苦悶、煩惱、不自由；而無貧之利——快活、清高；其害似乎尤甚了。

斯各德至死不輟的工作，約翰生貧苦的經驗——他以貧爲衆惡之門，不自由的母——當使我們徵信貧害。我們幸運地在受這個真理的啓迪，至少應刷去一重錢的神秘色彩，而爲自己幸福計，爲我們學業計，當相當看重於錢的價值了

真的，過去的貧士生活，給我們一種印象覺得太可憐了；過去的貧士更告訴我們從來士子太不注意於生計問題了，因而所遭的損害，這樣地不可估量：他們才德使世界富有，他們衣食不足溫飽一身；他們底心重於泰山，他們底身輕似鴻毛；他們腹有錦繡，他們餅之糠粃，至少，是世界最不平的事罷。然而都是自貽伊戚呢！

資本無根，然而貧却像有根似的，且深根蒂固，似盤植於士界。這因為天才與資本有若干相連的關係：天才者長於幻想，而短於實際；正如高爾德斯米綏所說：『他底談話跟智者相同，他底行為和傻子一樣；』傻子，注意這字，我們須知櫻腹讀書，不謀及身而自爲高，與夫西儒作債底美爾自縛，俱不過傻子而已。天才豪放不拘，但儘有更偉大的謹慎的天才如莎士比亞者則否；士以貧自傲，但聖人『素富貴行乎富貴』則異是。然則貧與天才原無任何關係，不過天

才有了缺憾，乃不幸與貧發生關係罷了。

我們最大的敵人便是我們自己。我們對於士沒有療貧的善法，除非他們能努力，自制。努力者是勿太忽於謀生；自制者是勿太事浪費。拙於謀生，勇於浪費，這二者似乎便是從來士貧的病源；我們欲打倒昔日士之陋習，欲改善今後士子的生活；使天才的苗培養於平安、光明、富有的田裏，希望多生善生；勿使遺棄於汗潦、憂愁、黑暗、煩悶的坑裏，免少生而多折，利少而害多，我們應注意於此了。

大仲馬說：——

『舉世喊着：「誰人來救我們呢？我們需要此人！」不要遠求此人罷。你有他在手邊呢。此人——便是你，便是我，便是我們中的每一位呀！……怎樣使人得成此人呢？沒有比更難的了，如人不知怎樣力行；沒有比更易的了，如人力行着。』

這段話，我們倘拿來應用於貧士的例上，便是癯貧莫善乎貧士自己；清貧者努力謀生，奢耗者節制放浪，天下事情的簡單莫過於此了。

這篇短文待結束了，我復引幾個節儉的士例於後；倘我們覺得放縱豪浪的生活爲可喜，則謹慎儉樸的生活爲更可風；如以愁城，牢獄，爲士底天堂，則士子真正的天堂亦決不當若是。而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果不無至理；但天才底偉大亦決在彼不在此了。

節儉，即將現在的貯備後用，乃是秩序的精神的作用。它底目的在節省家財；阻止糜費，避免無用的濫用。秩序是家中最需要的東西，施諸事物則井然不亂，施諸財產，即是富有。蓋以有餘，補不足，則財恆足；節儉或儲蓄的功用便是這樣。古來許多謹慎的士人，不在進款豐，但在怎樣節省有餘，在怎樣勤勉。

秀姆 (David Hume) 是一著名歷史家，他是一善理財政者；雖小財而能使

有餘。當父親死時，他不過呱呱而哭的嬰孩罷了，掬於母氏，瘦弱伶仃以至成人。二十三歲，赴法求學。他在自傳上說：『那裏我定下終生計劃，爲後來堅定地，成功地實行着。我決定以嚴格的節省以供給我底不足，且藉以維持獨立；而輕視每物，除非有補於我文學之才能的。』他印的第一書完全失敗了，但他再編印第二書，這是成功的，然未曾獲利。爲一軍官書記，這時方三十六歲，他自想是富有了。這是他底話：『當這職務，力自節省，却使我獲到我喚做獨立的資產了，雖則我底大多數的朋友不免啞口而笑，當聽說「我已爲每年百分之五的乙千鎊金的所有者了。」』每人都知道他實得每年僅五十鎊耳，而他且沾沾自喜，喚這小小進款爲獨立的資產呢。他底朋友亞當·斯米綏說他：『即以這般少的資財，他猶時以所餘，不忘濟助別人。所以，儉德不在多，而在能行。』

喬其斯梯文生 (George Stephenson) 從小工起身而至最高的機械師，發明火

車。一生得力於節儉。初作工時，每獲錢，即貯爲學費，獲一些學問。怎般奮躍，當他見自己的工金每星期增至十二先令！他宣告他『已足以自立了』！他非但支持一己而已，且助他貧苦的父母，和出學費。當他底技術精進，工資每星期加至一鎊，他居然如較高的工人，得有餘裕；當他省到一個幾尼亞時，他驕傲地宣揚於人他『已成一富人了』！

他是對的。因爲一個人於需要滿足之後，且有儲備著，當不爲窮呵。從這天後，日漸月將，他永未疏忽，由一鎊的積蓄上，卒辦成大事業，在工人中，以前的人，未有如斯梯文生者。

當他初次試驗火車，自己所蓄的費用不足供給。但由素日勤儉的結果，他已建起信用來了。他是可信，他是忠實，他是翔實可托，卒獲一伯爵幫助，使希望見諸實行。

瓦德 (Watt) 當發明蒸汽缸時，也是自己作工以購買各項需要品的。他造着

汽笛、機械、蒸鍋——各種需要品，以至於完成。同時，他且完成他自己的教育——學習法文、德文、算學，和物理。這於許多年間完畢了；卒變成歷史上著名的科學家。

偉大的工作者不愧操作謀生；但他們喜着腦工與手工並舉。卒以此發明科學，利世無窮。米安 (Hugh Miller) 嘗以此戒人，他自己是很有實際的常識的。當他初寫了一詩，自己覺得可成一文人了，猶不息地作着石工。他自說：『沒有更致命的錯誤，爲一文學兼工者所犯，有如他自己假設太高從事於賤役的了；然而這是通常所易犯的。我曾認識幾位工者，他們自信是些詩人了，因而不屑僕僕於工作之勞；棄謀生於不屑，結果——太清高去作活，却不太清高去求乞了，我引他們爲車鑒，得上帝的幫助，決定仍以操作謀生，不恥，亦無所恥的。』

列加特生 (S. Richardson) 寫着小說，且兼書業。他賣書在前舖，寫書在後

室。他因喜獨立，故不售出版權。他在一友人的書上寫道：『你知道我底事業怎般獵取我呵。你知道我怎般費心的寫，以期勿怠事，而保存我那視為終生慰藉的獨立。我永勿求助他人，我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寵賜完全得可靠了。偉大者對我是不偉大，除非他們能善，而這是中產階級者所享受的光榮的特利，是得獨立謀生，而他偶或以此對世宣布以期改良世界呢。』

很多藝術者是微賤出身。他們從一個地位上達到另一個地位，都由着他們堅強不拔的志氣，克勝困難。塔西（Tasso）是一著名的雕刻家兼鑄獎章者，由石工出身。偶見羣畫，心好之，遂進藝術院習畫。但仍不廢舊業，直至能以新業謀生。他蓋以作工來發展自己更精更高的工作之藝術者。

這更偉大的例是洛夫。

洛夫（Loft）英國雕刻家，少貧，嗜喜圖畫。在校，每繪馬、犬、鳥，及人物，以得針為酬：這是他第一次的酬勞品；回家時，衣袋中貯滿針刺刺然，

以爲樂。以外，他與他諸兄弟且作泥工。適有蒲伯底荷馬像懸在父親的窗裏，這些兒童大樂，塑有一千個泥像肖其形。吉朋有一本書講着可立生的故事的。於夜深全家睡了，他們塑一可立生的形象，并許多戰具。及成人了，他們各就戶外工作，操作農業，然於暇時仍努力泥塑。當聖誕節時，洛夫大忙，每人求其塑聖誕老人像——尤其爲鄰人。『這是資本的工作，』他往後說。

結底洛夫從新城而至世界藝術之中心的倫敦來了。他至倫敦時，沒有朋友，沒有錢，沒有貸借者——祇認識一位賣炭者，他借了一席地作爲臥場。怎麼辦呢？許多人懇求他回去，但他一概拒絕，孤寂地獨在倫敦，在聖葩爾（即節儉之始提倡者）底陰影之下。

他復下榻於Burleigh街的一家柴爿店的樓下，那裏開始制Milo這巨像。他取去屋頂讓Milo底頭透出。終被海登發見了，大加讚賞。『我行至』他說，『年青的洛夫，這位泥塑家，那裏，他是新出世者，我印象極深。他底Milo。

真的在現在雕塑界中算是最出奇的东西了。這是另一天才的憑證呢。』洛夫這時貧甚，在製 Milo 三月未得肉食；有人發見他，見他摔碎自己的襯衫，布水於泥。冬令僅有一把刷子和一些煤；在無生趣的泥象旁首，溼，寒，但他便倒下睡了。

Milo 展覽時，大為成功。威興登公爵來鑑賞，買了一尊去。立來尤驚於青年洛夫的天才，變成他底一位最大的買主。這位雕塑家想新闢蹊徑，乃研究抒情詩，想把英國諸偉詩人狀出。但是憑一簡單的態度告訴一位人物的故事，顯然是難事。這猶如思想般難以捉摸。『真正的藝術家』他說：『必堅固地植足於地上，而用鉛筆來橫掃天空。這便是說，』他加着說：『那靈魂必和肉相抱，理想與現實，天與地一致。』

我們果不必贅狀洛夫為雕塑家的成功。他底巨著『The Mourners』是世界著名的。他曾狀着沙士比亞和彌爾登二氏。他底巨著不一而足，他底天才為舉世所

驚羨，Milo 於一八六二年製成銅形了。

洛夫是一自制和努力者的好例，納邁斯也是這樣。

納邁斯 (Nasmith) 是蒸汽錘的發明者，是最耐堅苦的一人。幼時快活、活潑、敏捷，父親執印刷業，但通曉機械學。在孩童時，納邁斯已與各機器認熟了。他併識一鐵匠之子，因此復得窺察製鐵、鎔鐵，凡係鐵工的諸工作的機會。

『我每值』他說：『星期六的下午必往這小鐵廠觀察，實習。我不信着讀這些東西的。我觀，作、學盡我所能；凡一切相關的學理我都以此明白過來了——勿謂工人無利於學問。』

在這些期內，年青的納邁斯，得了他父親的鐵具，却開始作他底工作了。他製些鐵匠售與同學的兒童。併製汽機，及各部機具的模型，以備作學校中的模型之用；售了出去，他得有足夠的錢在伊丁堡大學聽講理化科了。他底模型造

得極成功，備受社會歡迎，幾引起他開設一小廠的動機來呢。

以後，用了他底堅忍的毅力，卒成爲一位偉大的機械師——其間關於消費一層，尤節省刻勵。以下是他最可貴的經驗之談：

『倘我把自家由以成功的這一生的經驗，用一句話來告訴青年，使聽者無論在何種地位上必得成功，這句話是這樣：——「義務居前！享樂在後！——縱觀許多少年和他們不能成功，普通所謂「不幸」「命慳」「運否」，十出其九是反着上面的格言的。這種經驗使我確信所謂不成功者實是缺乏自制力和常識罷了。一切格言中之最壞者是「享樂居首！工作和義務在後！」』

許多人於得食前必工作。納邁斯不過是其一例罷了。

第五章 今後士與貧的問題——結論

一，總說——二，謀生與儲蓄——三，謀生的寓言——四，儲蓄——節儉——勿舉

債——節制嗜欲——勿以小而勿節——五，節儉所獲的快樂

士富非爲富，但爲免貧；非爲憑錢神之靈面團團而養尊食飴，但求勿縮頸抖身忍着飢寒；俗世享樂非我們所應有，但集能力，以致我們養詣學業之所需的各項工具，乃是我們所不得不注意——這是這篇短文底宗旨。

士貧與不貧的例，我們見過多少了。須知貧不是培養天才的東西，天才自有它底特質，貧毋甯損害：真正的天才在極困窮的境遇裏，而能打出困境，如此，貧祇做他們成功底階梯，不是失敗的累贅——這是這篇短文的貢獻。

尤其眼前我國底士人們，不能復萌舊日的寒酸態，嚷着什麼『君子困窮』這些混話來自貽伊戚了。我們據了考察的結果，錢對於『君子』的『道』實有相輔相成的效力，並沒有什麼『魔』，爲君子敢望不敢卽。今後的士，不論文學者，藝術者，或科學者，皆應從物質上立定足跟，而鼓其天才的翅飛進渺曠的偉大的精神界去；我不是說『藝術之宮』的階是黃金築成，乃是說叩其門者必

須努力者和自制者。

怎樣能努力與自制？這兩個簡素是謀生與儲蓄。

一 謀生

關於謀生，有一個寓言說得極透闢：

一只草蟲，飢寒交迫，近冬時足恭必敬地至富儲的蜂房中乞一點蜜延命。

一只蜜蜂叩問來客，夏季幹甚，為什麼沒有預貯着有如他們一樣的呢。

『真的，』草蟲說：『夏日我快活的很呢，飲、跳舞、唱歌，但永未想到冬天呀。』

『我們計劃却不這樣，』蜜蜂答道：『我們夏季工作極勞，採貯食物以備冬需用；且那些夏天祇知飲呀，跳舞呀，和唱歌呀等等而不知謀生者，冬天應當忍飢忍寒。』

這是搔着謀生的癢處的。真的，謀生的意義不外這三種：第一是謀生活，不致飢寒而死，第二是能發展，第三更高的意義，而之以利人。

謀生的方法自然也是再明白不過的了：即（一）盡工力的能力以資進，（二）盡節儉的能力以事蓄。

我國現時，士子要藉他們的學術謀生，似乎尙只少數人能辦到：一般學子要憑賣什麼文呀、畫呀謀生，失敗者多。所以，我們於治學外，應治一藝或一業作活，實是必不可少。職業有多項，但我們可分做兩種：與所學有關者，如沙士比亞爲戲劇家兼演員，斯梯文生著書兼書賈，這是一。與所學無關者，如米安爲詩人兼石工，這是二。

在此，我們須澈悟職業沒有貴賤：祇是謀生的必備的手腕，所以，任何職業對於所學無阻。往日的詩人有乞食者（如乞食也是職業之一種），有轉磨者，希臘有一首著名的詩，其作者乃是一鑽磨者，我國古時也有許多漁夫，樵者能

歌能詩的，疊疊然炳於史冊。

作活祇能增加快慰，助文興；一般人假設微賤的工作，能徂文興，這是無經驗者妄談。實則不論何種作活，是充實人生，有助於文的。讀者不信，我試引

一二首詩來證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門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這可云『田家樂』，但非『登東臯以抒嘯』的老農陶淵明，安能迫此？又如

：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簪笠，

綠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這首『漁歌子』如非有釣漁經驗的張志和，試問誰能作這？老實說，我謂作活充實人生，有助文興的話，猶算很淺薄呢；因為詩文是充實人生的狀寫，所以，任何生活相之一的作活當有助於被採作詩文的題材去吟咏乃是當然的事了。

二 儲蓄

儲蓄與秩序的精義在前已經道過，*Ecclesiastious* 有首小詩，可互相發明：

“Know when to spend and when to save,

And when to buy, and thou shalt never be bare.”

“He that despiseth little things,

Shall perish by little and little.”

簡單點說，儲蓄便是量入爲出，而使有餘，有秩序，最經濟的方法。頃閱東

坡集，有一書云：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這便是我們所說的『量入爲出』法了。但儲蓄非但要根據『量入爲出』，勿使虧負；且須使有餘。若沒有裕餘，儲蓄根本便不成立了。所以，儲蓄比節儉更精一步，是入量大於出量方可。

進款不論怎般的小，但消費必使得更小。在偌大的倫敦市上，著名的文士約翰生得以三便士支持一晝夜，渺小的我們又何不可以數銅子支持一日於上海灘上？但這不過極端言之，我們一般文士的入款決不至若是。所以欲節省若干以備餘貯，亦決不至於如此刻苦艱難的了。

節儉方法，第一勿狂購。西西洛說：『勿有購買狂，是資財之一種。』購買當然是占居我們消費量中頗大的一種，而許多人是以此受損的。『這裏有些價值極公道的東西，讓我們買了去罷。』『有沒有用處？』『不，現在沒用處，將來必有用的。』時髦迫人購買奢侈品，裝飾品，甚而古玩珍品。俱自以為是，然而却大錯特錯了。非極需要品，因廉而買，實則便是浪費。至於陳列許多無謂的逸品，充斥室中，正如威爾泊 (H. Walpole) 有次說道：『我希望不再多購，因為我底室中已沒寸間空餘了。』

復次：是勿舉債。債有害於文士，我們已有許多實例來證明了。簡言之，債

是兩重交易 (double-dealing)，非但是負數，且是損害者，當時間來執行着。所以，於節蓄之道尤所犯戒。

我們須打定主意：認定債是幸福和快樂的破壞者，所以，我們勿應顧眼前的快樂，而貽真正自由與快樂的毀壞：如舉債喝酒、跳舞、逛樂，尤應切戒。債又是破笑顏爲愁顏，是戮心的刀，所以，雖當困境，也須忍心耐過，勿引刀自刺。英國郎伯 (Charles Lamb) 謂人類可分做貸與借兩種；前者我們即不能望，至少，後者亦當切戒。

其三：是節制嗜慾。嗜慾有多種，優劣不等；但這裏毋寧是指關於經濟方面，即因慾望而致浪費的一種：如喝酒、跳舞、賭博等類。這類，人盡明白，我們不贅。

其四，最後更吃緊的：是勿以小而勿節。鑽錢比立德，鑽知識的道理，可更顯明。知識是一點點的積，品德是一點點的立，富是從一個一個的銅子鑽來。

從『大處著眼』的人，常不免疏銅子而注意銀子；却不知銅子也一樣是可注意的。我以爲注意小錢的節省，於「集腋成裘」的利益外，且有以下的獲益三種：

可養成真正儉樸的習慣：節儉是自制的力量，人人有慾望聲色之好，放縱誰不甘樂；但有節制自好的人却屏除他們，而求更高尙的道德享樂；節制力愈大的，則愈嚴格，愈不苟且。儉樸云者，是最經濟的消費法也；就理論說，一種情況中祇有一種用法可以產生，其間實不容有絲毫假借，說嚴刻點的話即一個銅子亦不能濫用妄費了。因此，養成蓄小錢的習慣，即是養成真正儉樸的習慣：

其利一。

可立品德：品德多從謹慎中來，而注意小錢乃是謹慎之尤者。爲自制，非爲其錢，爲不苟小節，非爲作錢虜慳慳，而塵芥無苟以致立成高美的整個的儉德：

其利二。

最後，數於經濟上最重要，於人生也有相當的功效。斯米斯 (Sydney Smith) 說：『人生若沒有數學怎樣可以呵，不是一種可怕的景象嗎？』而小經濟於絲毫間精人算理，則是其利三了。

有斯三利，所以小費亦當予以注意。我們須辨明節省小費並非慳酸刻薄之謂，正如儉和吝的不同一樣。

以上是幾種儉約方法——極平淡通易，每個人都能彀做到，祇須留心一下是了。

有人說：『士若這般刻苦，非但文興掃盡，恐做人的生趣亦不免要剝奪盡了罷。』這也是種過慮，事實決非這樣。我們節儉勤勞的生活，發生幾種真的快樂，實為驕奢放逸的人所夢想不到者。從節儉的結果（即儲蓄的結果），第一，人能滿足他底意志底要求：即為已有致做學問的工具的能力；為人有幫助的能力。這兩項實是人生最大的樂境，即孟子所說『君子三樂』，恐亦不是過。

當蓬窗几靜，晝餘無事，高臥榻下，即讀一二本心愛之書，已覺樂不自勝。何況囊有餘蓄，盡量求所愛的書，悉心鑽研，而且無債至喧吵，衣食繁慮，視彼荒淫之徒，浪擲一時，而不計究竟者，自有霄淵之別了。這便是古人所說的『勤靡餘勞，心有常閑』的意境呢。

助人又是人生最高尚（也是最大）的快樂。我們最好的教訓，便是『盡所能以節省，盡所能以布散。』我們節儉的目的，決非利私，且必利人。文學的美決不勝過作者自己人格的偉大的。多少貧士衣食無著，多少人彷徨無依待我們去利澤呵！我們憑自己刻苦辛勞的努力，得餘力利渥他人，這意思是；我們統他人於『己』的範圍裏；人們底人格，孰有更大於此？生命不過如雲煙般消散；詩人說：『人走在空虛的陰影裏，而從空虛中消逝了他，』我們憑己之努力，自制，與濟助的辛勤，以充實了這陰影般似空虛的人生，毋使虛此一生。文學的目的是什麼？我們最崇高地達到了。藝術底目的是什麼？我們最偉大地達到了。

了。於工作之餘，心閒意慰，不禁恍然自喜，傲然說：『我做了世界上人類最大的事業了！』人生樂事，孰有逾過於此？

人生的快樂，並不繫在黃金上面。最壞是生活不安：若債若貧——衣食無恃，朝不謀夕——都是有礙於生活底安寧的。若生活安寧了，則求之自然，可得自然的快樂；求諸藝術，可得藝術的欣陶。我國古士，很喻此旨；可惜太偏重於精神的享樂，過忽於物質之謀，反蹈着生活不安定的弊病了。我們現在異是：培植些花，布置些藝術；有古人的閒遠怡樂，而免去其病。樹木蔭翳，鳥聲繁碎，『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吹照胸懷，則曠然自得，塵慮俱消。但這種快樂，祇由辛勤者可得。

自然的美莫過於花，自然對於人生安慰的貢獻，和啓示人生意義之大者，亦莫過於花。花是美品，但她微笑似的美，祇對我們微笑似的心，展開：物與人得相顧莫逆。花是芳品，但她底馨芳，祇與我們心裏邊的馨芳相通，而更洋溢

——在這些意義上，祇有『仰無愧，俯無怍』的人，才能對花無愧；而辛勞的人，得快更多。培半徑之花，視它幾爲己底心意所化，辛勤所生，能力所繇。看風、雨、日、光水霧，閱歷其間：芽矣，不覺色然自喜；苞矣，不覺手足舞蹈；花矣，則樂不自勝。於是移寢室中，一室生春，起嘯歌吟，對臥其間；感慨實多：——

The meanest flower that blows can give

Thoughts that do often lie too deep for tears,

在這個意義上，人生的快樂可因自然及藝術而得，我們底樂趣不以節儉而減，但緣辛勤可倍；然做成這樂境的第一步，便須生活安定。

以上是逃從節儉上所獲的快樂！誠可怡快呵！所以，讓我們爲療貧來謀生與儲蓄罷。我們儲蓄非爲慾望，但爲義務；非爲目的，但爲手段；而且其結果，勿以物質的富來傷着心的富，但以物質的富來富着我們底心，如是而已。

不 准 翻 印

發行
版出月一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士 與 貧 (全二冊)

(定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著 作 者 彭 光 真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所 鑒 上 海 四 馬 路 世 界 書 局

